

我与沙里洪前辈

作者：金梅子



认识沙里洪前辈，草草算来已有六十多年的“历史”了。而彼此相处见面，却只有短短的几年时间。这话怎么说？就这么解释吧，若将整个人生划分为两段。那么，少年时期的我曾与前辈认识，相处过几年，之后因局势问题分道扬镳；晚年迁居耶京，却又无意间与他重逢，也交往过一段时期。之后，他潇洒走人，而我，依然贪图人间假相，不舍离去，就是这样。

回想少年时期，棉兰社会安宁，两族相处融洽。华校及文艺社团活动频繁，年节还有龙狮共舞，十分热闹。当年的报馆有多家，“红兰屁股”画清界线。我少年时期在“兰屁股”办的学校就学。由于对华文文学十分爱好，就订了份“苏门答腊民报”。该报属“红屁股”报刊，但本地文人作品很多，园地茂盛，我特别喜欢，也因此开始学习写作，当年

年纪才十六岁，清秀清秀，嫩得很。

我爱好这些文学作品，还将它们剪贴收藏。我对这些写作者十分敬仰，很想向他们求教却不容易，托报馆转送的求教信都不见回复。一个小屁童，连封介绍信都写不好，谁会在意？之后在“征友栏”认识了该报的手民文剑子（原名刘积均），这人很热心，也在写作。从他哪里，我间接认识了前辈作家沙里洪先生。那年代的沙里洪红得发紫，由他主持的“印华文学社”誉满文坛，写作者来自印尼各城镇，已去世的苏文益与郑原心，都是当年的翘将。高水准的文学作品及翻译文章比比皆是。

沙里洪很有才华，年纪轻轻就已出版过多部作品，那年代出书并不容易，水准要高，内容要充实。才能获得香港出版社的青睐。沙里洪都做到了。

沙里洪也活跃于社团，他编写过一幕舞台剧“五祖庙”，曾风美一时，好评如涌。

沙里洪于五十年代居住于棉兰市北京街。那时我经常骑着脚车，陪同文友于傍晚到他家造访，他家后面是一条小巷，我们就坐在巷口谈天。那时他很忙，我们还帮他藤清过不少文章。每回去见他，他都会送我大叠稿纸和香港出版的文艺杂志。十分高兴。

可惜这段美好的日子并不长久，恐怖的排华事件发生了。自此报馆被封，华校被接管，一切华社活动都被禁止。华裔遭到空前未有的大浩劫。自此山河变色，民不聊生。顺民如惊弓之鸟选择沉默，如此一呆就呆了三十多年。

时局变迁，大家都不好过，这段日子除了吃饭睡觉，什么都提不起兴趣。文艺被搁置一边，沙里洪前辈也断了联系，后来听人说他已搬到耶城。

我是于90年代搬来耶城的。当初因交通不便，甚少出门。之后由苏文益文友领路，才得以往见沙里洪前辈。这年代我已年届古稀，一脸邈邈相，而沙里洪亦已白发凯凯。他初见我时一脸茫然，连说想不

起。之后听我解释，才恍然大悟。当年的我朝气蓬勃，年少英俊，那像今日。时间不断为我整容，愈整愈“成熟”。什么时候瓜熟蒂落，只好任听天命。

之后的日子我曾多次到他家拜访。也曾陪同袁霓主席及松华雯飞夫妇去看他。他虽犯着重病，仍然放不下他的“印华文

学”。他说：“我要活到95岁，我要与我的专刊共存亡！”。

言犹在耳。很遗憾，他的理想并未实现，90岁一到，天门就为他打开了。沙里洪走了。他从棉兰搬到耶城，又从耶城搬迁天界。他走时没有带走一本书，一枝笔，却将盛名永留世间，永远不会忘记。（完）

金梅子

俄罗斯遭受到5532项严厉制裁 从猫到柴可夫斯基音乐 影响全球百姓生活（下）

制裁的形式各不相同。例如经济和贸易制裁、武器禁运、旅行禁令以及金融或商品限制。迄今为止，安理会实施的制裁旨在促进和平过渡、防止违宪改变、遏制恐怖主义、保护人权和促进防扩散。

目前，仍有14个政权获得联合国制裁。重点是支持冲突的政治解决、核不扩散和反恐。证人的申请由安全理事会非常任理事国担任主席的制裁委员会管理。有10个监督小组、小组和小组支持14个制裁委员会中的11个的工作。

安理会在实施制裁的同时提高对目标对象权利的认识。大会在其2005年世界首脑会议宣言中要求安全理事会在秘书长的支持下，确保为实施和解除制裁措施制定公平和明确的程

序。二战后越来越多地实施单边制裁。从1990年代开始，制裁作为一种外交政策工具变得越来越流行。据《大西洋月刊》报道，美国是制裁最多的国家。目前，美国的制裁针对全球近8000个目标。例如，在克林顿担任总统期间，美国的各种制裁措施影响了大约40%的世界人口或23亿人。制裁的使用受到广泛批评。Mississippi大学政治学系出版的期刊之一称，经济制裁是国际社会经常使用的一种钝器，不考虑目标国家的人口，特别是穷人。

对古巴、伊拉克和南斯拉夫的制裁案例研究表明了制裁对食品、清洁水和药品供应的影响。这意味着受制裁影响最大的是人民，更多的是贫困百姓。（莉丽）